

《香港文学》精选集 ⑤

HONG KONG LITERARY COLLECTION

秋日边境

如今，只剩下深秋
山丘的芒花能安
慰我的眼睛。白茫
茫，如浮在低空的
云，不招摇亦不坠
落。我日日看着，
竟看出兴味，觉得
是一队褴褛僧人，
云游天涯，布道布至衣破鞋
烂，累极了随地坐下，集体
叹了口气，化成白芒花。

这僧人之艰难处境，竟成为
路过者我眼中的小小一悟。
可见秋日法力无边。

《香港文学》编辑部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古典名著 彩色插图

古典名著，
统领千古风骚
彩色插图，
堪称弥足珍贵
演绎经典，
成就独树一帜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定价：119元/套
(全4册)



定价：119元/套
(全4册)



定价：99元/套
(全3册)



定价：99元/套
(全3册)

《香港文學》

《精選集》

散文 ⑤

HONG KONG LITERARY COLLECTION

《香港文學》編輯部 編



秋日邊境

廣東省出版集團
花城出版社



前言

FOREWORD

“香港文学选集系列”共六册，其中小说选四册：《伞》、《Danny Boy》、《垂杨柳》、《鹭或羔羊》；散文选两册：《秋日边境》、《尚未发生》；其作品均选自2000年9月号至2005年9月号的《香港文学》杂志。

在香港，文学从来就不曾占据中心位置，近些年来更趋边缘化。但边缘自有边缘的特色与优势，文学依然以其韧力发展壮大，以这些年发表在《香港文学》的作品而言，老作家依然继续写作，中年作家成了主力，而年轻新锐也不断涌现，给香港文学注入了勃勃的活力。像这样的格局，不仅有年龄段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包容了不同社会生活形态、都市节拍烙印、个体思维意识，组成一幅幅斑斓的社会生活画面。

《香港文学》立足本土，面向海内外，是沟通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道重要桥梁。文学没有疆界，所有海内外华文作家的作品放置于同一平台，绝对有相互参考促进的作用，这也是编者推出这套文集的用意。

本套选集，仅选小说和散文。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它自己的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

也许散文是最贴近作者心灵的文体，容不得半点虚情假意，天下事，人间情，来到笔下，于是多姿多彩性情画卷便构成一幅有情人间；而在手法上，传统书写，现代实验，自成绚丽的文字世界。

作为选本，编者尽量包容，编选时兼及题材的广泛性、手法的多样性和布局的合理性。和所有选集一样，选本是一种触角，如果它们确实能成为一种触角，为文学打开一扇通风的窗口，那么编者便于愿已足。

编者

目录

C O N T E N T S

陶杰	异乡梦寻	6
舒婷	不忘露珠的寂静之味	8
许迪锵	阅读中年	10
薛兴国	颜色	13
徐坤	遍地是妖	15
何福仁	在环球剧院参加演出	18
黎翠华	乡下的女人	23
黄燕萍	心情五题	26
陈义芝	一弦一柱思华年	30
胡金伦	起床	40
陈东东	旅程	45
高洁	蝶来，蝶不来	47
朱蕊	苏菲玛索的爱情	51
梁璇筠	求生记事	56
胡燕青	高街	60
马家辉	他和她的归途	63
王安忆	上海的吃及其他	67
谢晓虹	来潮	70
孔慧怡	沙士顿·张幼仪	74
楚楚	武陵人远桃源近	78
李欧梵	烂漫余情人似玉	83
董桥	玉玲珑	87
张君默	不求福不求寿	90
梅子	先知如是说	94
斯浓	上班族	97
刘绍铭	我记得	100
王雪瑛	真爱没有终点	103
李平	大院	111
童尧	美丽生死	116
白先勇	人间重晚晴	121
钟玲	落水狗	127
王良和	阳光下	130
苏童	南方是什么？	132
蒋芸	蝶啊蝶	137
金依	出门	139
黎芷书	梦见飞行	141

王润华	我的边缘故居	145
陈 染	感觉灰色	149
赵淑侠	孤芳	152
叶 辉	黄南镜器	154
杨 炼	那些一	156
辛其氏	欧行片语	163
邓友梅	胡说散文	168
戴 平	我是小公鸡	171
西 西	四个四合院	175
颜纯钧	老屋	179
卢 因	迟悼杨际光	181
余 华	韩国的眼睛	183
雁 枫	九份一隅	188
陈大为	垂立如小树无风	193
钟怡雯	今晨有雨	198
也 斯	从柏林到海德堡	203
梁锡华	如此这般的搬	206
曾瑞明	爱欲奇葩	209
简 媃	秋日边境（二则）	212
韩少功	草原长调	215
聂华苓	放在案头的一封信	223
陈绮婷	无端	227
舒 非	雪地里的小眼睛	230
李洛霞	我们钓鱼去	232
孙绍振	猴子理论家的故事	236
赵丽宏	记忆中的光和雾	239
周佩红	陌生人时代的想	244
肖复兴	槐花祭	248
麦树坚	蓝天下的早晨	260
迟子建	雪山的长夜	264
蓬 草	邻座的女人	267
钟国强	阿刘	270
思 果	退休者的自白	273
骆 明	上五台山	276
尤 今	沙漠与我	280
林 臻	诗人与他所“爱的第一个”	283

异乡梦寻

陶然

失足从潜意识的黑峰之巅一头猛栽下来。才睁眼，发现自己盈盈跌落在一方宽软的黑枕上，没有受伤。一举措，噩梦像一群畏光的蝙蝠，泼喇喇地解体，隐隐溃窜向十尺之上灰沉沉的天花板以外，刹那间逃得精光，一只也没有留下来。只有银光闪闪的手表压在枕下。仔细听，听得出，那片绵绵的梦土下，秒针的针臂犹自指挥着一场淅淅沥沥的毛毛雨，从云上到海外，香港到英国，雾雨不歇，转眼便下了一年多了。

欹枕，又默对寒窗的一框夜黑。蓝青的苏格兰地偏北国，一入深秋，便难逃日短夜长的规律。晌午赫赫，光辉而暂短。才是遍地牛羊把芳草和秋阳细细地咀嚼咀嚼的悠闲光景，再抬头，便见彩霞片片飞过，如几翅熠羽的火凤凰，嘴间衔着缰，依依拖过阿波罗的金马车，把灿灿的日轮徐徐曳向西，向西方的地平。眨眼间，地紫天灰，墨泼六合，一街枯黄的路灯连绵衔接，和星辰一齐亮起，拉链一样无声地缀合了八方的黑暗。日头涅槃之后，便是夜色圆寂之时。黑暗统治大地，是不长久的，黎明的曙光不久就到来——许多滥文艺腔总是这般呢喃。而若魔是夜，道是昼，那么，苏格兰日短夜长的冬季，正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之理。昼夜循环，交替推动着大宇之轮，而那巨轮停止滚动时，大地将被独裁的烈日君临，还是由月亮和星宿去平分？

独在异乡为异客，清冷最是无眠时。独居外国，思想最脆弱的是黎明前的四更时分。万籁俱寂，那种沉默的宁静有千年般的厚度，难怪早在二十年代，许多留学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抵受不住无边乡愁在孤寂中的来袭，像闻一多，只有在黑夜中擎起一枝民族意识的红烛，或者在斗室里伫候一声国富民强的惊雷。

在香港长大，香港的黑夜充满生命，二十四小时常开的超市店、

卡拉OK、消夜食店，香港人以夜为昼，也以朝当夕。一座活力的城市，一座沸腾喷薄的色彩炼狱，人生什么都不缺，唯独寂静。

没有经过寂寂长夜的煎熬，一颗灵魂不会成熟。我的早熟，是在遥远的异国的寂静中酝酿成的。把思想珍藏成一坛酒，深藏在黑夜的最底一层地窖，让它慢慢发酵成一种微醺欲醒的精纯。有一天，再把这坛酒拿出来，拔开木塞，才发现那一千多个金阳的日子都酿成了凉风翦翦的秋兴，在杜甫宿江边阁的意境，在稼轩更上层楼的高处，闻到的也不就正是千年遥呼的那么一缕玄香？人生最大的奢侈就是寂静，到你有所顿悟，你已开始步入中年了。

（选自《香港文学》189期，2000年9月号）

陶 杰 本名曹捷，专栏作家。旅居英国多年，穿梭中西文化，自成一家。其《泰晤士河畔》为第3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散文组获奖作品。著有《黄金冒险号》、《不给一口钉》等多部散文集。

不忘露珠的寂静之味

金少刚

不经意从一部日本畅销小说读到：“所谓风流，就是不忘露珠的寂静之味。”仿佛此时才觉得聚蚊如雷的市声，汹汹扰扰难以忍受，随即起来关窗。

有一条美丽的河汉被一支动听的民歌传育着。老师带孩子们来到河边写生，孩子们问：“老师，河在哪里？”老师流了眼泪。小时候他就在这河边摸鱼扑水练狗爬式，母亲挽着裤管淘米捣衣，河风送着整整一列船队。现在他的学生们看到的仅是一道小泥沟，连芦苇都渴死了。

天然湖泊也在被迫精简机构，由于地下水位的迅速降低，由于污染，由于填滩盖疗养院；瀑布都有了管道，平时野性全无，被引去耕地发电。上级领导来了，才开闸放松辔头，暂现片刻龙腾虎跃的真身。幕闭锣鼓停，如此观瀑布，跟看马戏团表演差不多。尤其当你听说，放两个钟头的水，将损失五千元钱，你便觉得那白花花流的都是银子，因而很是心疼。

游湖和观瀑毕竟不是日常生活，赞叹罢了，人都回到钢筋水泥的城市迷宫里。浩淼的水，洛妃的水，大禹的水，“细雨轻烟”的水，“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水，水的神话水的霓裳彩衣水的冰清玉洁，都被人类一一解构。水的分子式是 H_2O ，水源来自四通八达的管道，带着铁锈和漂白粉味儿。矿泉水、纯净水、太空水，水的乱世家族被温温吞吞封存在塑料瓶子里，随人们去旅行。谁敢“拨开青苔喝山泉”呢？哪怕随身带着黄连片儿。

大清早开了重重铁门，送孩子穿过城市去上学，不觉得缺了什么。夜半应酬或下班回来，半幅裙沾了硅灰是有的，但不会被打湿。和情人在马路上散步，如果鞋尖洇潮，不是刚过了一辆洒水车，就是谁家的污水泼到街上来。直到有一天，菜市场上看到地摊叫卖的塑料玫瑰，伧俗

的染色花瓣上，竟然沾着几粒透明小球；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相信人们还没有完全忘掉这个叫做露珠的小精灵。

永远不会滚动，永远不会干涸，永远不会作“鲛人泣”和“风渡欲成津”的廉价塑脂露珠儿！

玫瑰、茉莉、紫罗兰，需要什么香味均可召之即来，因为香精的品种越来越齐全。炎热的南方，人们买门票租棉大衣，参观室内冰雕，用人造雪堆雪人，孩子们以为，南极就是建在公园里的一座冰库。商人懒得精心复制露珠，因为它在工业社会里无从依附。甚至诗人也不再露水蘸笔，生怕读者说他文艺腔，好酸。

什么都可以仿造，就连生命都可以原版克隆。但露水的寂静之味，却是无法模拟无法拼凑的。露珠的凝然和滴落，是日月精华，在荷之上在芝草之间，寂静暗香悠远。其幽秘其清凉其浓淡深浅，都不是眼睛可以企及、耳朵可以捕捉、嘴唇可以品尝的。

我们可以放弃宫槐、板桥和马蹄声，但损失不起朝露与夜霜、梦想的绿地和传说的原始森林。肉体囚囿灵魂日见干枯的今天，我们怀念露珠的寂静之味，以赎罪的愧疚心情。

（选自《香港文学》189期，2000年9月号）

舒婷 本名龚佩瑜，福建泉州人。著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舒婷的诗》，散文集《心烟》、《硬骨凌霄》、《秋天的情绪》、《预约私奔》、《露珠里的“诗想”》、《今夜你有好心情》，以及三卷本《舒婷文集》等。

阅读中年

谭迪桦

看过意大利第二场比赛，我便认定它将是本届欧洲足球国家杯的冠军，毫不考虑的就跟同事K打赌一顿午饭，他看好大热门法国。我差点就可以吃一顿免费午餐，结果虽然相反，腰包却掏得相当乐意。

意大利的确踢得十分出色，对荷兰一役，因对手接连踢失五个十二码球而得以杀入决赛，被指为天大的幸运，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射第一个十二码球的时候，荷兰球员的射球给门将挡出，立刻便见有两三个意大利后卫护在球门前，把球踢出解围。常见的情况是，一方被罚十二码球后，便放弃了求生的意志，一众球员眼巴巴地站在那儿看对方踢罚球。许多时，主射球员射术不灵光，球踢得太正或力度不够，给守门员救出，可这时己方的球员都做了观众，对方球员一个不客气，上前再补踢一脚，本来可以挽回的一球，就双手奉送对方了。这天意大利球员的表现，显示比赛意识极强，能够胜出，绝非侥幸。

过后我才惊觉，对于意大利足球我向来没有好感，不喜欢那种稳守突击的战略。所谓稳守，其实是闷功，九个人排在禁区，令对方无从入手，久攻之下，一下松懈，冷不防意大利佬一记反攻，回防不及，就此失手。这样子的足球，公认为没有娱乐性。但今年有点奇怪，我爱上了意大利的踢法，并甘愿为它输掉一顿午饭。意大利足球仍是沉闷的，我却不知什么时候不怕沉闷，而更欣赏反击时那一两脚清脆利落的准确传送。那致命的一击，闪耀着足球的最高智慧，虽然这种智慧每场球赛只闪露一两两次。以往我没有这种耐性，今年，我的耐性出奇的好。我感到讶异，也有一点惶惑。

阅读球赛如是，在阅读书本上，我的角度早已开始改变。朱自清的《背影》是初中时候便读过的文章，当时很受感动，我相信每个父亲

都是在平凡的事情中显出他的伟大。后来我写自己的父亲，都是些琐碎的事，我认为我的父亲的确可以作为我的榜样。

现在到我有自己的孩子，我发觉，无论自己有多胖，攀过栏杆，为远行的儿子买几个橘子，是每一个平凡的父亲毫不考虑就会去做的事。现在《背影》令我感动的，不是父亲的背影，而是儿子的感激之心。每个父亲都会为儿子攀越一道又一道栏杆，但不是每一个儿子都会心怀感戴，还把这么一件小事写下来，让后世的人传诵。

我就曾气喘如牛地跑上一条长长的斜坡路，赶在小息完结之前把儿子忘记带回校的功课交到他手上，只换来一句“为什么那么迟”。现在的年轻人，欠缺的往往是一颗感激之心。这也难怪他们，在我们的年代，父亲的辛劳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们早出晚归，一年没有多少天假期，干的大都是体力劳动，回到家里蓬首垢面，满身汗臭，我们都知道，父亲工作辛苦。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父母早上穿得光光鲜鲜的上班，晚上光光鲜鲜的回家，儿女们不会知道，这几个小时之间，父母受了多少闲气。我常教孩子，不要尽是说“我要什么什么”，而是说“我可不可以要”，但他们看来不大了解其中的分别，他们要什么便要得到什么，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一只橘子送到他们手上的时候，他们不会想想，父亲为此而攀越了多少道栏杆。

“夫妻不和，长白渐渐又往花街柳巷里走动。七巧把一个丫头娟儿给了他做小，还是牢笼不住他。七巧又变着方儿哄他吃烟。长白一向就喜欢玩两口，只是没上瘾，现在吸得多了，也就收了心不大往外跑了，只在家守着母亲与新姨太太。”

“那长安更与长白不同，未出阁的小姐，没有其他的消遣，一心一意的抽烟。”

母亲为了把儿女乖乖的留在身边，竟纵容他们吸毒，骤然听来真不可思议。对于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我们会说那是小说里的情节。张爱玲的《金锁记》里，寡母曹七巧带着长白、长安一对儿女，男的让他去赌、花天酒地，女的让她辍学在家，无所事事，最后还让他们吸上鸦片。

这样的故事，我没法相信在现实中会发生，直至一天，我的孩子在玩电视游戏，不时开怀地嘻嘻而笑，我才恍然，我就是曹七巧，电视

机就是鸦片。

这些年来，孩子物质上的要求，我们大致上都会满足他们。漫画图书、新出的电视游戏、电子玩具，能够买的，都买。他们沉迷在声光影像中所发出的那种笑声，是那么无忧无虑，单听那声音，恍惚他们仍在襁褓中，是我们天真可爱的宝宝。老实说，如果我有能力，我愿一生给他们提供这样的鸦片，把他们留在我的身边。

（选自《香港文学》190期，2000年10月号）

许迪锵 浸会学院（现称浸会大学）中文系毕业，一直从事编辑工作，公余参与出版《素叶文学》及素叶文学丛书。

颜色

黄
叶
②

想起颜色，是因为读词，读一首纳兰性德的豪放词。词牌名是《风流子》，写的是“秋郊即事”。词云：

平原草枯矣。重阳后，黄叶树骚骚。记玉勒青丝，落花时节。曾逢拾翠，忽听吹箫。今来是，烧痕残碧尽，霜影乱红凋。秋水映空，寒烟如织，皂雕飞处，天惨云高。

人生须行乐，君知否？容易两鬓萧萧。自与东君作别，视地无聊。算功名何许，此身博得，短衣射虎，沽酒西郊。便向夕阳影里，倚马挥毫。

一直以来，谈词的人都说这首词是使用颜色最多的，算一算，有黄、青、翠、碧、红、皂、惨、白八种。巧妙的是，这八种颜色的次序，正好有人生的起落包含在内。

美国作家Alexander Theroux写过一本书，名为《The Primary Colors: Three Essays》，其中对黄色有这样的话：“华理士·史蒂文斯称黄色为‘第一色’，暗示衰败与消失（草是黄的，瘦伶伶的），但更常作正面的用法，与太阳相关：‘太阳像小丑般的黄色’。”

是的，黄色是太阳，是生命不可缺少的泉源。黄色是第一色，是生命的起始。因此，由黄色的代表生命起始，进入青涩的青少年时代，然后生命步入了翠碧的美艳，继而更到达了火红的巅峰，然后从顶端下落的皂黑、惨淡而复归最后的纯白。

白，是一种最奇妙的颜色，既可以幻化成七彩，亦可集七彩成白。一位深圳的女作家曾经追问过，白色是存在的吗？因为在她眼中，棉桃刚开的第一个时辰是白的，但第二个时辰便会变色，因此，像棉花的白，不是白，而是白加尘土。而雪在地上成泥，云彩聚厚之后变黑，白衣裳更日久变黄。

那么，白在哪里？白在心里。忧思的心，令头发斑白。快乐的心，令世界洁白。爱善的心，令万事纯白。是的，白是一种隐藏着的颜色，因心而反射反应反映反照。

璀璨的云彩却是显现的，而且日日显现。世人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有低气压，天空被乌云遮盖——但云彩依然存在于天际。只要有心，霞彩的璀璨是随时可以看到的，黄昏时去到港岛南方的南湾，在沙滩上向西眺望，那份璀璨，尽在眼底。或者乘坐北角至九龙城及北角至红磡的渡海小轮，在船栏向夕阳下落处看过去，那橙黄加金黄加红黄的霞彩，已经美不胜收，如果再加上港九两岸色彩鲜艳的霓虹，会令人感叹，香港的黄昏景象，竟是如斯的美丽，如此壮丽，如此可观。

晚霞和霓虹，可能是香港最美丽的景色了。因为尽管晴空一碧，白日的香港天空，总是比在别处所见来得低矮，蓝天万里也会有一种压迫感存在。而夜晚的天空，繁星少得出奇，令人错以为宇宙的星星，怎会那么稀疏。

剥下了晚霞和霓虹的外衣，香港的高楼，也许有些壮观，但是在颜色的组合上，却是毫无可观的。远看尚且如此，近看更是一片斑驳。

记得我有一年去南非旅游，在开普敦城最令我眼界大开的，是那些房子，一栋栋都是色彩美艳，令人不信这是一座旧城镇，而不是新搭的电影城。

原来南非政府是有规定的，经过多少年之后，屋主就必须耍翻新外墙，为外墙涂上鲜丽的彩色。所以任何时候去到开普敦，栋栋楼房总是像新盖一样的鲜艳。

香港人就比较那么不喜欢颜色吗？大街小巷所见，老实说，真是色彩不多。旧房子旧街道配上牛仔裤的蓝T恤的灰，应该是占了多数吧？就算有鲜艳的颜色，溶在人流中，也不显现。

香港的颜色在哪里？难道在丑陋八卦血腥暴力的新闻图片里？难道在焚烧入境处职员的熊熊烈火里？难道在总是让政客得益的游行示威行列里？

（选自《香港文学》190期，2000年10月号）

薛兴国 生于香港，台湾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曾先后任职联经出版公司副总编辑、《民生报》总编辑、香港《联合报》副社长，联合报系香港新闻中心主任。著有《通宵达旦读金庸》、《静物随想》、《酸雨集》和《卧虎藏龙重出江湖版》等。

遍地是妖

徐坤

在网上走的时间长了，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在网上聊天灌水的小美眉们，多半都会有个昵称叫“妖”。什么“水妖”、“鱼妖”、“蓝色小妖”、“绿色小妖”、“橙色小妖”……简直层峦叠嶂，层出不穷。我的二十出头的小表妹，最初上网当菜鸟时，也不假思索地在OICQ里起了名叫“小妖”。没几天，就有一个重庆方面也叫“小妖”的动着小人头发来传呼：“Hi！见到你真高兴：你是这里的第十八个小妖耶！让咱们成立一个小妖集团吧！”表妹觉得奇怪，上去一查，可不，上面登记的小妖有二十多个呢！（OICQ里注册可以重名）。如果再把所有网站聊天室或BBS上的“小妖”都算上，那将是一个多么宏大的规模啊！今年年初，年轻女作家周洁茹的长篇小说《小妖的网》，又把网上“小妖”的美名扩散到更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一不小心，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

网上的妖精多了，不免就要引起一部分人的好奇，比如我所在单位里的一些个网络高手雄性大虾们，每每挠着头皮疑惑地发问：为什么女孩子在网上都爱叫“妖”？（当然这里边也不排除有个别冒充美眉的五大三粗的汉子）。

其实，这有什么奇怪的呢？小妖，单从汉字的发声上看，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既“小”又“妖”，应是长着一张瓜子脸（或狐狸脸、鸭蛋脸）、丹凤眼、长头发、小嘴巴、溜肩膀、小细腰，浑身的筋骨都像都是用弹簧做的，撒起娇来一扭就是八道弯儿。她们往往肆无忌惮，捣蛋作怪，既狐媚，又妖娆，好像叫了小妖，就可以天生享有特权，可以对自己的言行不负责任了，调完情就跑，惹了祸就撩，谁也捉不住，谁也逮不着，完全符合尚未长成的新新人类的游戏特性。谁要想追她，她就从后窍中“噗——”地施放出一股狐臭，熏死人也不商量：一点都不用担